

目 录

前言	(员)
第一章 不知所措的人类	(员)
摇第一节 摇人口的空前膨胀	(圆)
摇第二节 摇人类能力的空前飞跃	(远)
摇第三节 摇人的不平等	(员园)
摇第四节 摇公民间的不平等	(员袁)
摇第五节 摇经济主义	(员远)
第二章 “经济主义”的灾难	(圆园)
摇第一节 摇社会住房	(圆袁)
摇第二节 摇就业与失业	(圆愿)
摇第三节 摇经济主义与农业	(猿园)
摇第四节 摇经济主义在日常生活中	(猿园)
摇第五节 摇经济主义与世上的不幸	(源源)
摇第六节 摇经济主义与战争	(源源)
第三章 模糊的概念	(缘)
摇第一节 摇财产与财富	(缘袁)
摇第二节 摇从交换到意识	(缘缘)

摇第三节摇从交换到价值	(缘)
摇第四节摇从价值到价格	(远)
摇第五节摇价格的确定	(远)
第四章摇从经济到政治	(苑)
摇第一节摇达尔文式经济主义	(苑)
摇第二节摇被阻止的经济实验	(愿)
摇第三节摇财产所有权 :个体对人类	(愿)
摇第四节摇人的生命及其价值	(怨)
摇第五节摇回归野蛮	(怨)
第五章摇谈谈幸福如何?	(怨)
参考书目	(员)
译后记	(员)

主编的话

三年前,法兰西共和国总理若斯潘来华访问,在访沪期间,邀请中方各界人士数十名在法国人设计的上海大剧院会面。记得在会上,我曾针对若斯潘总理在演讲中所强调的“文化价值”问题,向他发问:“文化与语言密切相关,面对世界的‘英语化’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法国政府何以维护法语的地位,又何以发扬光大法兰西文化?”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作了一个原则性的思考:一个民族语言的丧失,就意味着这个民族文明的终结。任何一个维护民族文化价值的国家都不会听任自己的语言被英语所取代。而对世界来说,经济可以全球化,甚至货币也可以一体化,但文化则要鼓励多元化。他认为,正是本着文化多元化的精神,法兰西文化在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同时,得到了自身的不断发展与丰富。若斯潘的这番回答,尤其他对文化多元化原则的阐发,引发了我日后对文化问题,尤其是对翻译问题的不少思考,而这个冠以“法兰西书库”之名的开放性译丛,就是我们对文化多元价值观的一种认同,也是多元文化精神的一种直接体现。

若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法国鼓励全球文化的多样性,推崇文化多元价值观,也许是对抗美国经济霸权的一种策略。但以历

史的眼光来看,法兰西对文化价值的推崇,对文学艺术的追求,对实现文化多样性的努力,是以其深厚的民族传统为基础的。不然,很难想像法兰西民族会有其绵延千年、昌盛不衰、为世界瞩目的灿烂文化,更难以想像近代以来,西方思想、文化领域的诸多思潮与流派大都会发轫于法国。近 150 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门一步步打开,国人的视野愈来愈广阔,于是,尽可能全面深入地了解异域的思想与文化,愈来愈成为一种必要。而这套“法兰西书库”,便是我们为国人了解当代世界打开的一扇小小的窗口,也是我们为沟通中西文化,促进文化交流所做的一分实实在在的努力。

以“法兰西书库”来命名这套开放性的译丛,似乎太大,难以名副其实。而这一丛书名却体现了出版社、丛书策划和主编者的一种追求:以恒久的努力,不断汲取法兰西文化宝库中深刻而丰厚的思想资源,展示法兰西多姿多彩的当代文化风貌。在我们的计划中,这个书库应该是丰富的。其丰富性主要是体现在其内容上。在选择进入书库的书籍时,我们遵循的是多元的原则,旨在让广大读者能听到法兰西思想的不同声音,看到法兰西文化的不同侧面,欣赏到法兰西文学艺术的不同风采。为此,我们在“法兰西书库”的总名下,将以系列的方式,不断推出能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当代法国思想、文化领域最新成果的图书,在丰富、充实整个书库的同时,为中法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与沟通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

我们的努力得到了方方面面的支持。如果没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的独特目光和非凡魄力,没有陈丰博士和楚尘君

的精心策划 ,没有法国文化部门和有关出版社的实际推动 ,没有诸多译者的辛勤工作 ,就不可能有这个“ 法兰西书库 ”的开张、亮相。但愿我们走出的这一步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广泛认同 ,但愿我们能在广大读者的有力支持下 ,走得越来越远。

许瑶钧

一九四一年 苑月 二二日于南京

前摇摇头

或许是年号后头那些个零给人带来的震撼太大了,在又一个千年行将结束之时,研究未来的学者们纷纷对本世纪的最后时刻作出诸多猜想。^①一些人认为人类将听命于少数疯狂学者的怪念头,这些学者试图利用他们的学识发号施令;另一些人则描绘出一幅硝烟弥漫的画面,说在不近人情的苏联“老大哥”的指挥下,国与国之间将陷入无休止的战争;更有乐观者预言,在资本主义或无产阶级专政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胜者将扮演拯救者的角色,带领世界进入一个经济复苏的黄金时期。

他们都错了。

现在离这个要命的日子的到来还有 缘年,而我们显然正暗中经历着一场悄无声息的革命,这场革命非得通过它的结果才看得出来,更别提它的革命对象了。人类在不知不觉中换了年号。偶尔地,他们还默默地听从新任指导者教给他们的真理:手中挥舞着诫条的经济学家们信奉的无非是一条准则——市场之诫。

历史告诉我们,天主教的完整主义远远不只是灾难,经济上的完整主义——经济主义——岂不是劫中之劫?

^① 本书根据法国 悦在森出版社 1993 年版译出。——译注

第一章摇不知所措的人类

“人类疯了，往墙上撞！”要是略微设想一下未来，人们大都有此共识，当然我们说的是比下届选举或本世纪末稍稍远一些的未来。而企业领袖、工会负责人、政界人士或是底层的无产者，无论他们是左派还是右派，私底下也都是这么想的。每个人都努力着，仿佛这是他的职责，不遗余力地维护他所在阶层、所管理的企业、所领导的国家的利益，亦或仅仅是他家庭的利益。可是与此同时，他又怀疑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会给这场全球性的灾难雪上加霜。在正往下沉的泰坦尼克号上，是否还有必要花大力气去争取一个好一点儿的船舱呢？

为了不让自己失望，有勇气的人立即采取了逃避的做法，日子一天天过去，用帕斯卡的话说，他们变得消沉起来。犬儒主义者所做的无非是不要小孩，并且建议所有的人都来步他们的后尘，以免将来被自己的命运吓倒；也有神志清醒者乐于扮演卡桑德尔^①的角色，宣称灾难即将来临，尽管他们不大可能言中。每个人都感到自己的无能为力，仿佛这是一场宿命，他们无从逃避。

① 卡桑德尔（~~卡桑德尔~~，原名~，1864-1932），法国美术家、舞台设计师及画家。

如果这种悲观的念头不过是一种假设 :明天 ,或者再晚些 ,那么人们就不会再去想它了。这不过是无所事事的学者们玩的一场游戏 ,这些人喜欢让自己浑身发抖并充分享受灾变说带来的快乐。他们的论据归结为一条简单的形式上的推论 :数千年来 ,不断有人宣告世界末日的到来 ,或是范围小点儿的灾难 ,或是人类文明的终结 ,每一次这样的预言都被证明是错的 ,这次 ,它又错了一回。

这和坐在吊篮里从 猿楼往下吊的大厦清洁工是一回事。他在经过第 圆层的时候还提心吊胆的 ,因为有人告诉他 ,若不小心摔一跤可是会要命的。但是 ,慢慢地 ,他逐渐放下心来 ,经验告诉他 ,没什么大不了的。微风拂面 ,惬意依然 ,等重新回到了一楼 ,他就彻底平静下来。

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 ,别再混淆视线了 :究竟是什么力量牵引着人类走向这个世纪的尽头 ?

第一节 摇人口的空前膨胀

人口的首要特征就是数量。这半个世纪以来人口数量的发展已经显出严重失衡的迹象。一度由自然界牢牢掌握的人口开始失去控制 ,其造成的后果将一直延续到下个世纪末。

人类的自然繁殖力相对较弱 ,新生儿的死亡率也很高。数千年来 ,出生和死亡之间存在着一种近乎完美的平衡 ,它使人类既得以继续繁衍 ,又不至于出现灾难性的过量繁殖。公元初年 ,

整个地球上只有两三亿的人,到了公元 1650 年,还是这么些人。

后来,这种平衡被打破了,我们自己也曾有心节制人口增长,可是不断提高的降低婴儿死亡率的技术却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若任其自生自灭,一年之中只有不到一半的新生儿能够存活,这么看来,控制增长几乎是不必要的了。今天,在发达国家人口中,儿童所占的比例仅为 15%。人口数量的增长起初是很缓慢的:第一个 10 亿人口大关的突破在 19 世纪初;第二个出现在 1840 年前后。打那以后,就真的是一发不可收拾了。在过去,全球人口花了 10 个世纪的时间才翻了 1 倍,也就是从奥古斯都国王^①到拿破仑一世时期,而现在,仅仅一个 19 世纪,就已经翻了 1 倍。到 1950 年,全球人口总数将突破 20 亿。照这种速度发展下去,等待人类的只有灾难。幸好,它开始减速了。第三世界国家正在努力降低人口出生率;下个世纪后半叶,全世界的人口数量将达到最顶峰。大约在 20 亿至 25 亿左右。但是,人口的控制需要全人类的积极努力,也就是说,富国要给予穷国有力的支持。

人类正经历着全新的发展。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没有任何以往的经验可以借鉴。从前那些化险为夷的招数如今派不上一丁点儿用场。我们得自己摸索,探寻出合适的做法,来适应这些从未遇见过的情况,它们的特点是难度不大,变化却很快。

变化的速度通过全球人口数量翻倍所需要的年数可见一

① 奥古斯都(公元前 63 年 ~ 公元 14 年),古罗马帝国第一代皇帝。

斑。在 19 世纪 ,人口经过 45 年才翻了一倍 ,20 世纪上半叶 ,总共用了 25 年 ,50 年代则只用了 15 年。不断缩短的增长周期终于打住了 :今年 (1955) 翻倍的时间又延长到了 25 年。咱们可以设想 ,到下个世纪中叶这一周期将无限地延长 ,也就是说 ,“零增长”最终还是有望实现的。

人们希望其他国家能通过较尊重个人自由的方式达到控制生育、降低人口增长速度的目的。大家都知道 ,这其中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对年轻女性进行教育。统计结果表明 ,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比她们的母亲生的孩子要少。一项在摩洛哥进行的研究得出了以上的重要结论。在摩洛哥高中以上学历的年轻妇女每人育有不到两个孩子 ,而仅受过初级教育的年轻女性却和她们的母亲一样 ,有五个以上的孩子。是教育造成了这样的状况。人们以往的观念是为了自己的家族、种族 ,或者民族的利益而生育 ,新一代的父母已不再这么想 ,他们把孩子的命运放在首要的位置来考虑。他们不再从所在阶层的利益出发去生儿育女 ,而是从孩子自身的利益出发。

为了全人类的利益 ,要尽快降低出生率 ,并把人口总数控制在一个较低的范围内 ,当务之急是在所有国家都建立起一套对男生和女生同样切实可行的教育体制。大部分人口增长呈“脱缰”形势的贫穷国家都会对此积极配合 ,问题是它们没有办法实现它。

可是 ,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却有的是办法。这里就有一个简便的方案 ,它能让所有国家都受益 :让富国替穷国出这笔建立教育体制的钱。这么做的目的显然不在于让穷国接受富国的制约。每一种文化都应当对教育的客观性负完全的责任 ,教育不

是强制性的灌输 ,而应该是面对真理的开放态度 ,是敢于向未知世界作出最初尝试的勇气。教育是让人找到自我的方式 ,也是让人学会自控的途径。人要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类的一员 ,因此 ,应当由人类共同承担这笔费用。

我们发现能这么做的组织半个世纪前就有了。如果所有成员国都参与这样的行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能重新焕发出活力。唉 ,可眼下最富有的国家实行的政策却与之相反 ,它们以政治上的分歧为借口 ,缩减对穷国的资助。这真是利己主义自取灭亡的好例子。

无论人类怎么努力 ,那些苍白无力的统计数据却告诉我们 ,要想把人口控制在 五十亿以内是不大可能了。鉴于咱们对如此庞大的人潮毫无经验 ,大家难免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并要求各方各面的专家们集中他们的全部学识来回答 :人类生存的宇宙是否容得下这么多人 ?

人们通常会不自觉地换个方式提问 :地球养得活这 五十亿人吗 ?

专家们一致的回答是 :是的。只要我们能更好地利用土地 ,更有效地阻止土地沙漠化 ,少浪费点儿资源 ,让粮食的供求得到平衡。说到浪费 ,就不能不提到一些富国的饮食消费习惯 ,它们消费大量的肉制品 ,为此耗费数量庞大的谷类制品来喂养牲口 ,回报却极低。其实只要减少肉类的消耗就能缓解农产品资源的短缺。

但是 ,人们只是就人类需求的一个方面提出这个问题的。当然啦 ,传统型的农民 ,像从前的欧洲农民或是“南半球”国家

的农民，没有向地球索取过任何东西；相反，发达国家的居民却比他们要求的多得多。地球得向他们提供石油、木材、稀有金属，这种种资源都是地球无法再生或者再生十分缓慢的。同时还得向他们提供无数个大型“垃圾桶”来处理他们制造的堆积如山的生活废品。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地球能养活多少像今天的西方居民那样消费的人吗？答案当然只能是个大概的数据。美国学者和法国学者分别对此进行了估算，得出的答案是相同的：怎么算也不足 40 亿人。如果再不彻底、迅速地转变生活方式的话，人类将要演绎的悲剧就全在这几个数字里了，数字的枯燥无情不容你多作想像。现在我们有 40 亿的人口，再过一个世纪可能翻一番，而按照普通西方人的方式吃喝享用我们这个星球所拥有的资源只够不到 40 亿人，而且几乎全世界的人都还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过上那样的生活。

这可叫我们如何是好呀？

第二节 摇人类能力的空前飞跃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联想到当代人类的另一个特点：能力的极大提高。在各个领域，无论是对我们观察到的周遭事物或是对这些事物的改变，我们都有办法对付，而这些办法在不到一个世纪以前我们连想都不敢想。人类进步的神速使我们习惯地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今天的不可能到了明天就会成为例行

公事。这种对科技无限发展的信任 ,很容易地就被当成确切的事实。如此说来 ,随着科学或技术的发展 ,任何问题将来都会迎刃而解。然而这份信任恐怕是太天真了 :人类的能力是空前提高了 ,可它应付得了空前庞大、数量惊人的人口吗 ?

人类指望将来从地球那儿得到的资源 ,地球可能没法儿满足他们了 ,人们就想出了一个十分简单的计划 :离开这个星球 ,移民到一个更舒适的星球上去得了。现在 ,我们一天就能在巴黎和纽约之间跑个来回 ,这即便是儒勒·凡尔纳也想不到的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设想一下跨星际的旅程呢 ?

可惜呀 ,这样的举动受到一些时空条件的制约 ,特别是以下的事实 :任何物体都不能自己移动 ,而任何一种信息的传送速度都不可能比光速更快。这可不是区区几个技术上的成果就能跨越的门槛 ,我们眼前确实摆着的障碍来自于我们生存发展的宇宙空间 ,况且星与星之间相隔的距离是那么遥远。就算是光子 ,这些光的小粒子 ,也需要 源年的时间才能到达离我们最近的那颗星——半人马座的比邻星^①。

在银河系的星球当中 ,拥有行星的并不多见 ,有着和地球相似特征的行星就更罕见了。要想找到一颗距地球 万光年以内的备用行星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只要想一想首批被派去摸底的探险家归来时的情形 ,就足以让我们果断地放弃这个梦想了。

怎么 ,又打起太阳系行星的主意了 ? 那就让我们来认识一

① 比邻星(半人马座α星)是半人马座中最暗的子星 ,是距地球最近的恒星。——译注

下它们吧。我们可以在一些行星上建设几座永久性空间站,但跟在地球上比起来,这些空间站不大可能独立运转。少数人可以到那儿定居,靠专门的交通工具维系与人类的交往,可是要想让整个类都上那儿去居住则是行不通的。

我们的考虑应该从这样的事实出发:人类是地球的囚徒。鉴于地球的现实条件,人们应当就地解决问题,尽量利用有限的条件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我们大可不必为这件事感到忧伤,仿佛遭到了命运的打击。恰恰相反,它给了我们展示想像力的机会。

就算到了一个人间天堂,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或是到了另一片能满足我们一切需要的土地上,但是在共同生活当中,我们也还是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是选择对抗,还是友爱;是相互歧视,还是紧密团结。这些问题在地球上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而变得非常尖锐了。我们很晚才明白过来,今天所面临的困难是从何而来的。这也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清醒地认识现状,要客观地分析我们因满脑子幻想一时冲动而造成的后果。虽然我们通常不愿意承认,但今天的局面的确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我们以为世界上的人是永远不会灭绝的。然而时至今日,正如保尔·瓦莱里^①所说,“世界末日到了”。

《创世记》的作者早就隐约预见到了这一结局,书中造物主说:“生长繁衍吧,布满整个地球。”猿五百年过去了,我们有理由

^① 瓦莱里(1899—1942),法国作家、诗人、文艺评论家。——译注

相信地球有一天真的会“装满了人”。这个注定了的悲剧似乎应该是很遥远的,不会马上给我们带来什么问题。可是现在,它离我们却非常地近,要求我们不得不彻底改变行为方式。

这位作者还补充了一条命令:“去征服地球吧!”这条指示听上去可太不切实际了。宇宙万物都得服从自然界的规律:石头被扔出去就会往下落,动物没东西吃就会饿死,人作为被创造出来的生物只能默默地承受附加给他们的命运,又岂能与老天对着干呢?

哪一天我们真的“布满”了地球,离“征服”它也就不远了。几个世纪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来,人类通晓了不少自然界的规律,也能够应付自如了。但是,面对每年数百万的人死于天花,我们却一直痛心疾首而又无能为力。我们一度把那些病毒控制得很好,它们被保存在实验室密封的试管中,已经消失了五十年之久。人类一直都是疾病的受害者,例如苯丙酮尿症^①,它从我们的生命尚在孕育时起就存在于我们体内,并按照特定的组合随我们一起生长。今天,我们已经能够破译这种组合并让症状自己表现出来,甚至一些宇宙间的事也能够被改变。假如有一颗小行星可能坠落到地球,并严重干扰地面气候,我们会发现它,预先算出它的轨道并将其改变以避免这场危险。

这一切看起来就像人类刚刚从童年进入成年阶段,从一个它只能接受命运安排的时期进入了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时期。我们正经历着人类特有的危机——青春期。

^① 苯丙酮尿症(苯丙氨酸代谢缺陷),一种先天性代谢异常。——译注

因此我们应当选定一个目标 ,从现在开始采取行动 ,努力向目标进发。

首先 ,“ 生长和繁衍 ” 的人类必须控制自己的数目。这个数目应该是地球承受得了的。

局面是如此混乱 ,以至大部分负责社会道德的部门 ,特别是教会 ,反应总是不够及时 ,过去它们对许多有益于人类的要求就缩手缩脚 ,而后呢 ,又跟人们定的目标唱反调。

一旦这个合理的要求得到实施——这在一个世纪以后是有可能发生的——我们要做的事就是一起来决定 ,让我们具有的能力发挥应有的作用。既然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就得想清楚 :我们究竟是什么 ? 我们想变成什么样 ? 该给人类定一个怎样的目标好呢 ?

第三节 摇人的不平等

关于这个目标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非常容易达成共识 ,至少他们口头上是这么说的 :应当尊重人的权利 ,也就是说 ,要让每个生命的尊严得到尊重。这些权利的最初表述是随意的 :它们出现在那些率先介绍真理的文章中 ,这些文章证实了假设的真理的真实性 ,或出现在某些哲学家的著作里 ,它们被当成人类的一线曙光。

现在 ,我们总算可以清楚地得知这些关于世界、关于我们自己的权利。事实上 ,我们看到人类的特点 ,就是每一个集体都能

让它的成员自觉地产生成为“人”的意识。这一意识的产生并不是成员个体的特征,而是所有成员之间相互影响的特征。这种相互作用表现在各种不同形式的交流所产生的许多相同点上。

集体的主要功能就是组织这些交流,以便调动个人的积极性,这只有当个人获得与他人同样的地位时才能办到。

我们假设人们时常挂在嘴边的获得平等与尊重的理想,有真正被严肃对待的片刻。随即,那些平时享受优越生活条件的社会福利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们就得迅速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准。原因很简单,今天地球上有 缘亿人口,明天可能就是 员亿,西方普通居民消耗的资源,不管是不可再生的或是再生十分缓慢的,都大大超出了地球的自然承受能力。

有关的数据大家都很熟悉了,可是却没人注意过它们的结果:占全球人口总数 四分之三 的 员亿人,消费了全部流动财富的 四分之三。这表明,富人,也就是北半球的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是穷人——南半球居民——的 员倍。如果有根魔杖轻轻一点,平等的制度明天就建立了起来,那么,今天这些特权享有者们会看到他们的财物被四个人瓜分干净。当然,这样的奇迹没有半点出现的可能,但它仍然预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要想实现平等,大幅度缩减北半球国家的消费势在必行。

与此相反的是,西方社会却在日渐增长的消费中艰难地寻找解药,尤其盼着能找到解决失业的方法,这显然是一个幌子。西方最不愿干的就是抛开虚伪的面具。为自己选择了不断地增加消费,就等于让别人去承受由此造成的后果。那么我们只好承认,权利的平等不过是哲学家、空想理论家或诗人的美好愿望